

傻心眼儿的小官为百姓

——为锡剧《雪篷送米图》暴式昭形象点赞



季国平

由苏州市锡剧团创作演出的锡剧《雪篷送米图》,据清末苏州从九品小官暴式昭事迹精心创作,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清廉为民、可亲可敬的独特形象。

暴式昭是最小的官,但在他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廉政为民的大爱和鞠躬尽瘁的品格。全剧六场戏,从第一场“赴任”开始,暴式昭就是搭的民船去的。接下来的“踏访”、“夜袭”、“送灶”,无不凸显出暴式昭的亲民、爱民、为民。正是他与众不同的为官之道,破了官场恶习,被罢官是必然的。最后一场写暴家“断炊”、万民送米的动人场景,是全剧的高潮戏,既让人心酸、催人泪下,又令人欣慰、发人深省。暴式昭堪称那个时代官场的“另类”,却是一位为民爱民的清官。他不寻常的为官之道,给后人以启示,为后人之楷模,在当代也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。

将暴式昭入戏,在我的认知中,最早就是苏州锡剧团,剧名《九品廉吏》,编剧是陆伦章。锡剧团2008年初到北京演出,我看戏后还写了一段笔记。这位清末苏州官场奇人,为官多年,不溜须拍马,还清正廉洁,

关键是傻心眼儿一个劲地为民办事,结果得罪了上官,坏了“潜规则”,被劾罢官。时值隆冬,身无分文,无钱搬家,权住西山。老百姓知道以后,争相送米送柴,才度过了严冬腊月炊烟无温、家人饥寒的困境。西山百姓送米故事,一时盛传。秦敏树绘成《林屋山民送米图》,郑文焯绘有《雪篷载米图》,徐悲鸿又为绘《雪篷载米图》,很多名人为之题词。在诸家题咏中,朱自清的题词最为精辟和发人深思。

此次重新创作,剧本几乎是重新写的,剧名也改为《雪篷送米图》。编剧陆伦章在剧本卷首有题词,引用的正是朱自清的一段话:“这是一个最小的官,却傻心眼儿。丢了官没钱搬家,更没米做饭,老百姓上万家给担柴送米。傻心眼儿的小官和傻心眼儿的百姓。”《雪篷送米图》正是从这方面发力,精彩地演绎了傻心眼儿的小官为百姓、傻心眼儿的百姓爱廉吏的动人故事。新版全剧围绕着“二傻”的故事娓娓道来,情真意切,境界高远,文词亦清新隽永,回味无穷。前些年,我看过豫剧《九品巡检暴式昭》,剧目的着力点与锡剧不同。豫剧声腔的高亢激越和舞台形象的正气凛然,将暴式昭塑造成了刚正不阿、慷慨激昂的清官形

象,与锡剧笔下的暴式昭形象风格迥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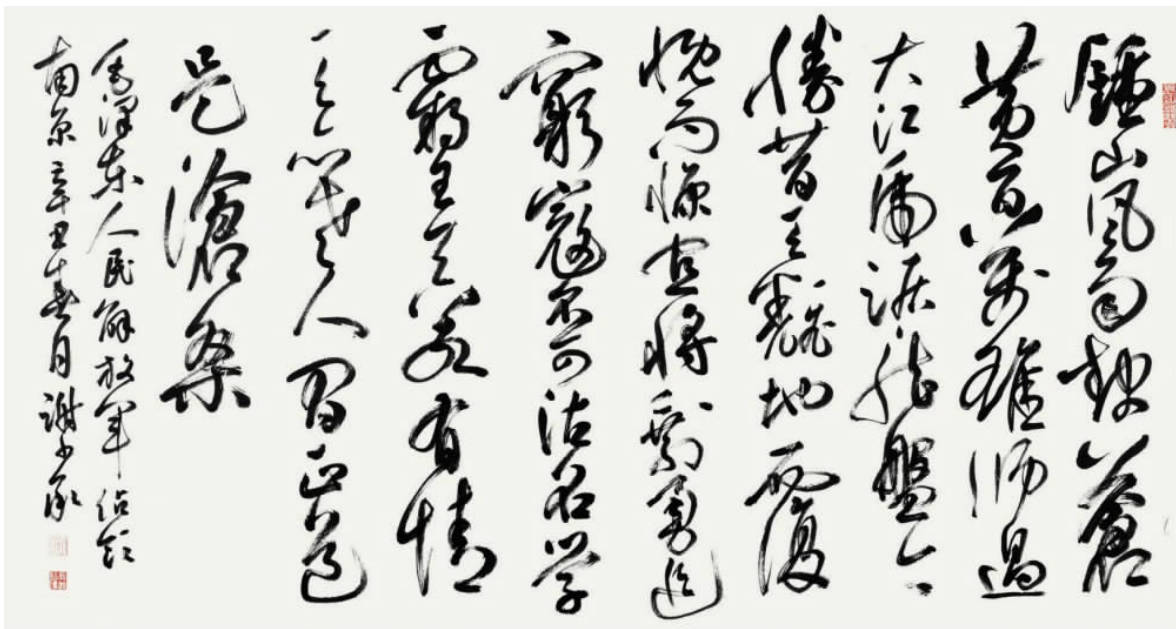
我却很喜欢陆伦章笔下的暴式昭形象,风骨打底,绵里藏针,不张扬,很平实,“冒傻气”,为百姓,应该是最为接近暴式昭本尊的。他是最小的官,又是最亲民爱民的官,与黑脸包公和不讲人情世故的海瑞是完全不一样的清官。我2008年看戏笔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话:“编剧陆伦章,是姑苏城里有名的剧作家。细品本剧,编剧大概是从朱自清的题词中得到灵感,剧本写得很平实,就是要写出这么一个芝麻小官为民办实事的‘傻劲’,傻得真实,傻得可爱,傻人有好报!我们今天倒希望多一些为民办事的傻心眼儿的官。”特录于此。

如今再看陆伦章新作,“傻心眼儿”仍是基调,说明他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,对暴氏亲民爱民形象的基本把握是非常执着的,我亦深以为然,为民的“傻劲”正是暴式昭形象的鲜明特征。剧名改为《雪篷送米图》,应该比原来的《九品廉吏》更好也更精准。“九品廉吏”突出的是一个“廉”字,而“雪篷送米图”强调的是民心、民意、民生。中国历史上的廉吏有不少,但如暴式昭这样的芝麻小官,有为民办实事的“傻劲”,更有百

姓送米的美谈,是不多见的。因此,锡剧《雪篷送米图》在暴式昭为民办事、百姓爱戴的“双傻”上做足文章,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傻心眼儿的小官和一群傻心眼儿的百姓,朴实、真实、诚实集于一戏,虽然不是包公,更不是海瑞式的清官,但可亲、可爱、可敬的形象同样会赢得百姓尊重。由此,我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,不正是要求当代的公仆们为民爱民,为百姓谋幸福吗?

用锡剧表现亲民爱民为民的暴式昭,也是非常合适的。锡剧仍江南剧种,不止专美于无锡,苏州亦甚流行,吴依软语,缠绵委婉,很是动听。暴式昭的亲民爱民形象借助温婉的锡剧,更能润物细无声进入广大观众的审美世界。该剧的二度呈现也很出色,简朴写意的舞台不仅给演员留下了充分的表演空间,也与为人简朴清廉的暴式昭形象十分吻合。苏州锡剧曾有过以往的辉煌,此次借助暴式昭独特形象的创作,也丰富和拓宽了苏州锡剧的题材和表现空间,定能将苏州锡剧唱响当代舞台。

(作者系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、原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,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,研究员)



谢少承 毛泽东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

曾经的海滨夏日时光



杨苏燕

我在苏北出生,小时候是在苏北军营里快乐成长的。八岁那年,父亲把我送回浙南上学。于是,浙南渔村炎亭便是我童年最难忘的乐园。童年的海滨夏日是时光印痕里最美的朱砂,每每想起,眉间便舒然,心头更是润泽生暖。

夏日白天的海滨,日头是火辣的,除了一些被晒得黑光发亮的男孩子们沙滩上玩沙、玩水,女孩子们基本是在家里帮妈妈补网,织小网。年少我,喜欢跟着表姐,看她的右手拿着梭子如花蝴蝶般地网环中翩然穿过,听梭子和戙子轻碰时发出有节奏的“啪哒、啪嗒”声,这声音美妙又动听。补网是精细活,舅妈是不让我碰渔网的,我的任务是跟外婆学给梭子上线。

鱼形空梭子拿在左手,白色的尼龙鱼网线穿过梭子头,绕过身子,在尾巴处往上绕,绕着绕着,梭子满线了,就乐呵呵地递给补网的表姐。表姐顺手接过,插在辫子上,继续快速“啪哒啪哒”补网。渐渐的,我给梭子上线的速度越来越快了,不住地

递给表姐,表姐的辫子上插了好几个梭子,嘴巴上还咬着一根,看得我拍手大笑。

这样的夏日白天,你若从渔村走过,轻快的“啪哒”声不绝于耳,这分明是一首动听的渔歌,从村头流淌至村尾,再淌到沙滩上,和舒缓的海浪声交织成一曲动听的渔歌。

傍晚时分,夕阳撒上海面,渔船归航了。面孔黧黑的渔民们扛着沉甸甸的渔网,抬着满载鱼虾的箩筐走上海滩时,久候的家人们便一拥而上。我的大舅就在这群渔民当中,童年的我经常随表哥表姐跟着大舅妈去“接海”。此时,大人们眼底欢喜是关不住的,而孩童们则是最雀跃的,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玩闹,大人是不会责骂的。当然,渔家的孩子最是乖巧懂事,他们会围在渔网边仔仔细细地整理渔网,竖起耳朵听边上的父母和鱼贩子们谈论价格。

父母卖出了鱼虾,收拾好渔网,要回家吃晚饭啦!孩子们便帮忙拎饭桶,抬渔网,欢欢喜喜,七嘴八舌地踏着松软的沙滩往回走。家家户户的晚饭“接海”前就烧好了,

菜呢,卖剩下的鱼虾一蒸一烧,就是最鲜美的菜肴了。印象中,那种蟹盖上有三个圆点的软壳小梭子蟹,通常是被舅妈带回家的,清烧后特别鲜美,我就着小半个梭子蟹,就能吃下两碗稀饭。

扒拉好稀饭后,渔家的孩子们便呼朋引伴地往沙滩上跑了。此时,夜幕未曾降临,星星隐隐约约在天上浮现,海面上泛着点点红光,海浪声显得响了些。孩童们在沙滩上奔跑着,欢叫着,和海浪一起合奏一曲《海滨夏之曲》……

童年的海滨沙滩是宽阔无比的,沙子永远是洁白松软的。夜晚的沙滩上,男孩子们最喜欢玩骑马斗架。所谓骑马斗架,便是小个子男孩坐上大个子男孩肩头,组成一个马队,和对面的马队玩撞人。撞着,叫着,也会一不小心就栽倒在松软的沙子上。于是,嘴里可能不小心就会吃上一大口沙子,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吐干净沙子,拍拍手,继续骑马玩斗架。

我最喜欢和表姐她们在湿沙滩那边“垒大坝”、挖沙沟。“大坝”垒好后,看着浪花跑上来,冲跨“大坝”,顺着沙沟往回跑,自是开心不已。玩累了,便去追浪花踩沙坑。一

踩一个小脚坑,用脚掌拍拍踏踏,“啪啪啪”小坑里就跑出了一汪汪水,凉凉的。边走边跑,海浪也“哗哗”地往上跑,调皮地拍打着我们的小脚丫。

当星星在天空朝我们眨起亮眼晴时,沙滩上便响起了“快回家睡觉!”的叫喊声,于是,我们便依依不舍地互相帮忙拍衣服,拍头发,拍手,一些小沙子拍掉了,一些小沙子就跟着我们往家里跑了。

回到外婆家,在外婆的嗔怪中洗了澡,便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。外公早就在院子里点燃了驱蚊干草,闻着驱蚊草的味道,躺在冰冰凉凉的竹床上,跟外婆说着我们在沙滩上玩的趣事。外婆的蒲扇在边上轻轻地扇,星星在天上亮亮地眨眼,边上也一闪一闪的,有萤火虫提着小灯笼飞过。于是,又缠着外婆讲永远也讲不完的《老大和老二》的故事,不知不觉地,在外婆蒲扇的凉风中,在老大老二的有趣故事中进入了香甜的梦乡……

童年的海滨时光,是一首难忘的歌谣,它唱响在每一个清晨,黄昏,夏夜。每每想起,耳畔总是浪花声声,海螺呜呜,温情满满……

倚棹



王太生

倚棹,就是舟已停,人靠着船桨。一支长长的木桨,一半浸在水里,一半悬浮半空,水滴涟涟,半个身子倚着桨的人,眼眸朝岸上眺望,倚棹人多半是一个女子。

女子头裹花巾,或身穿蓝印花布衣裳,对岸上的码头、河房、商行,是熟悉的,流露出对繁华生活的向往。

倚棹人是悠闲的,不慌不忙,内心也恬淡。目光流连之处是一处老码头,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岸上挑担、步行,人影幢幢。

倚棹要选个风景绝佳的好地方。清人顾禄,选择在苏州虎丘,跨桐溪的桐桥。《桐桥倚棹录》是一本记述虎丘山塘一带山水、名胜、寺院、第宅、古迹、手艺等,地方风土的书。

停了桨声欸乃,一条船,犁一道水痕,静静地依岸而泊。人依桨,坐船上,作水岸观望。河流如带,岸如线。

倚棹是观察与瞭望,那个人,默不作声,倚在船尾,是一方繁华码头的见证和观望者。

不想上岸去,人在船上,保持一段距离,若即若离。这就像某个人不想融入一种生活,却对它牵挂,被它吸引,顺便瞄上几眼。同时又说明,倚棹人有一颗好奇心,打量别人的城镇、街道、码头,背景是朦胧的水岸街景。

倚棹有倚望旁观的成份,尤如当街抱膝闲坐。

有一份安静和悠远。尽管日暮黄昏,天光云影,尽管细雨霏霏,烟雾四起,一切与我无关,既泊之,则安之。时光匆匆流逝,流水奔涌向前,只有我是静止的。静止下来,便陷入了一种旷远而苍茫的安宁之中。

有细数江上青峰的超脱。它闲云野鹤,悠然自得,泊于一隅,有现世安稳,淡然孤高的情愫,人仿佛从喧嚣的尘世中抽身而来。

还在于沉吟中,内心过往的清激和浑浊,顺风和逆水,宽阔和狭窄的修缮与整理。

停船小歇。不止是一条船,而且许多条船,它们泊在晓风杨柳岸边,淘米煮饭,人与人隔船说话,声音贴着水面传得很远很远。

可泊丝绸般柔软的江南古镇,一座桥接一座桥,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。

可看七里山塘,店幌酒旗,在微风中摇曳。《桐桥倚棹录》记录了斟酌桥三山馆、引善桥山景园、塔影桥李家饭馆等酒楼;写到虎丘仰苏楼、静月轩制售的各种花露、精美工艺品,还有山塘的舟楫、园圃、蕴含产、田畴,以及岸上吴市酒楼里一百多种菜肴和点心。这是古人倚棹后的

收获——从味道里,发现一座老镇。

倚棹,是唐代文人的经典表情。卢照邻《葭川独泛》,“倚棹春江上,横舟石岸前。”宋之问《渡吴江别王长史》,“倚棹望兹川,销魂独黯然。”张说《江路忆郡》,“倚棹攀岸筱,凭船弄波月。刘长卿《赠别严士元》,“春风倚棹阖闾城,水国春寒阴复晴。”

吴地多倚棹。长干里,南京的一处旧地名。一千多年前的那个春日,两条船停泊在水面上,两个年轻人,以桃花或李花为背景,倚棹说话:“君家何处住,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借问,或恐是同乡。”

沈从文的湘行记中也有“倚棹”,船在湘西的河流上航行,到了傍晚,泊在山间某个小镇,人静、水静、镇子也静,有静谧之美。

汪曾祺怀念家乡高邮湖的倚棹黄昏,蓝天渐渐变成浅黄,橘黄,又渐渐变成紫色。“我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,那是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。只听见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:“二丫头……回家吃晚饭来……”

清江浦,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水路驿站,有“南船北马,九省通衢”之誉。其时,船帆云集,鸥鸟飞翔,那些泊在运河里的船,会有一个船家女子倚棹回望。

清江浦上有太多的故事,舟楫往来,南来北往,是一个长途驿旅上倚棹歇息的地方。其时,远眺北望,船尾炊烟袅袅,水波汤汤。那年,我陪父亲回阔别多年的故乡——洪泽湖北岸的那个小村庄,经过淮阴时,见京杭运河里那些倚棹的船,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,又要去哪儿?

我所在的城市也是座古城,河流纵横,水汽氤氲。城北有稻河,与乡野相通,记得儿时,常有运送瓜果蔬菜,鸡鹅鸭等农副产品的船,泊于河流两岸,或古桥之侧。

那时的吊脚楼下,我站在古石桥上,常看到扎长辫子的船家女子,倚棹望岸上观望,她在看风景,别人也在看她。抑或,是一老者,倚棹的姿势,换成叼了一袋水烟,船尾有袅袅升腾烟气,在薄暮,那一星明火,若燃若熄。

倚棹终归是一种姿势,很休闲,看着舒服的姿势。人间有饮酒、品茗、对弈、聊天……也有倚棹,这样一种优美而闲情的神态。

在江南,私家宅第里有船厅,主人寻一僻静处,建房造院,以宅作船,憩息安逸,倚棹而居。这样一种“停泊”,有回首和憧憬的成份,像是在等待什么,又好像什么也不想,只享受眼前的清静,营造的是内心的一份意境。人居一隅,抱桨而栖,读闲书,做旧梦,看似在原处,其实已致千里。

繁荣书单

在东坡那边：苏轼记

于坚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2021年4月

《在东坡那边：苏轼记》

简介:21岁时,诗人于坚偶然读到苏轼的《赤壁赋》,当时目空一切的他瞬间被这穿越千年的至文所感动、慑服了,他的世界观因而也被彻底改变,变得清晰、明确,永远不可动摇。四十年来,朝拜苏轼的故乡便成了他的夙愿。2014年秋天,他终于像个朝圣者一样前往圣贤的故乡——四川眉山。

全书以苏轼生平的重要事件和作者的朝圣之路为主线,再现了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、一种超越性的诗性生命。